



雷达

主编

中国当代名家中篇小说

经典

下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雷达

主编

中国当代名家中篇小说

经典
下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潘 灵 沈正德 唐贵明

封面设计:鞠洪琛

中国当代名家中篇小说经典 雷 达 主编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一厂
云南新华彩印厂 印装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51.25

字数:1275(千)

1996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8000

ISBN 7-222-02003-9/I·552

定价:66.80 元

雷达 序

在图书市场上一片“经典”之声中，我们的这套当代著名作家的中篇小说的精选，也未能免俗地使用了“经典”的名称。现在是老经典与新经典并存，真经典与假经典同在，由于读者对“经典”的崇拜尚未丧失，需求量也很可观，书似乎总能卖得出去。不过，我还是担心，如果长此下去，总有一天读者要和“经典”告别。

那么我们这套书的情况又怎样，它能否当得起经典二字？如果放到一个长时段中来看，那当然是令人怀疑的，因为它尚未经过时间的严酷淘筛，但是，对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，或者 90 年代上半期的当代中国文学而言，仅就中篇小说方面来看，它无疑具有某种经典性。收集在这里的，是当今最有实力，也最活跃的中青年小说家们的代表作。篇目的确定，一般都是在充分尊重作家的个人意见的前提下，略作调整而已。事实上，这是当代著名作家中篇代表作的一次大荟萃和大巡礼，其规模，其阵容，其包容量之大和丰富程度，在出版界尚不多见。

这套书的最大特点，首先是它在创作个性上的缤纷多姿和艺术风格上的丰富多样。如果说，流行作品、通俗作品总是以牺牲作家的创作个性、风格，来

俯就故事性、趣味性、市场性的话，那么，真正的纯文学或严肃文学，首先要保持作家的独特的价值眼光和审美品格，不把自己淹没在市场化、通用化的汪洋大海中。读者将会注意到，这里的各个作家，在选材，构思，看取生活的眼光，语言的运用上，真是各具特色。我们的文学毕竟是大大地前进了，成熟了，那种大家挤在一条路上，从一个门出入的模式化现象，已经结束，一个多元并存的文学时代开始了。

此书总体上的另一重要特点是，它具有强烈的精神探索性，它那对时代、对社会、对人生的深切思考，将给广大读者以灵魂上的抚慰和思想上的启迪。这些作品大都产生在我们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，从世界范围看，现今的时代被称为后冷战时代，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渐趋解体，文明的冲突却加剧了；从国内情况看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，正在改变一切，物质与精神，感性与理性，金钱与良知，灵与肉的冲突日趋激烈，为了抗拒物化和异化，人们痛切地感到寻觅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所的重要。于是，有良知、有责任感的小家们，便循此方向摸索，发展，这种追求精神超越性的努力，几乎渗透在这里的每一篇作品中。

这套书清一色地选用了“中篇小说”。在我看来，“中篇”这一文体，是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文体，也是新时期文学中成就最突出的文体。按说，中篇的体制无论在国内外早已有之，但不发达，为什么在我们的新时期文学中，它忽然大放异彩，这不是很耐人寻味吗？

蒙云南人民出版社厚爱，特邀我担任这套书的主编。北京距昆明遥远，联系不便，大量具体工作实由潘灵同志承担了。一些名家因联系不上，甚为遗憾。女作家选得较少，据说此前还是云南人民出版社，曾出过一大套女作家的丛书，这次就减免了，尚祈女作家们谅解。

1996年7月北京

目 录

上 册

郑重的故事	王 蒙 (1)
精神不败	李国文 (75)
黑 氏	贾平凹 (125)
前 科	陈建功 (162)
无法苏醒	张贤亮 (221)
护秋之夜	张 炜 (257)
北京有个金太阳	李 锐 (316)
荒弃的家园	梁晓声 (343)
走出蓝水河	赵本夫 (393)
蘑菇气	阿 成 (460)

中 册

我爱比尔	王安忆 (493)
生 存	尤凤伟 (581)
天缺一角	李贯通 (655)
向上的台阶	周大新 (711)

没有孤独·····	张 宇 (802)
无边无际的早晨·····	李佩甫 (855)
家 道·····	刘庆邦 (914)
乡村情结·····	刘玉堂 (969)
寻找土地·····	阎连科 (1009)
万家诉讼·····	陈源斌 (1053)

下 册

三盏灯·····	苏 童 (1087)
状 态·····	方 方 (1129)
让梦穿越你的心·····	池 莉 (1185)
一地鸡毛·····	刘震云 (1214)
相 遇·····	格 非 (1264)
绝杀局·····	洪 峰 (1300)
古岭事件及其他·····	叶兆言 (1349)
此情不再·····	张 欣 (1406)
晚报新闻·····	述 平 (1448)
随 园·····	蒋 韵 (1493)
延 续·····	刁 斗 (1537)
杀 手·····	姜贻斌 (1580)

苏童 三盏灯

苏童，男，1963年1月生于江苏苏州，1980年去北京师范大学求学，1984年至今在南京工作，做过教师和文学编辑，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。自1983年发表小说，至今著有长、中、短篇小说二百余万字，主要作品有《妻妾成群》、《红粉》、《米》、《苏童文集》等。

平原上的战争像一只巨大的火球，它的赤色烈焰吞掠过大片田野、房屋、牲畜和人群，现在它终于朝椒河一带滚过来了。

雀庄的村民们已经陆陆续续地疏散离村。几天来偌大的村庄鸡犬不宁，到处充斥着惶乱和嘈杂的声音，主要是那些女人和孩子，女人们抱着盐罐爬上牛车，突然又想起来要带上腌菜坛子，她们就是这样丢三拉四的令人烦躁。而孩子们对这次迁徙的实质漠然不知，他们在牛车离村的前夕仍然玩了一次游戏。娄宽家套车的牛被几个孩子拴住了前腿，娄宽赶车，车不动，路边的老枣树却哗啦啦地摇晃起来，娄宽以为

是老牛偷懒，大骂道，你个畜生也敢来闹事呀？啪的一鞭下去，牛就瘪了蹶子，娄宽一家人全从牛车上栽了下来。

村长娄祥没说什么，娄祥蹲在地上喝粥，眼睛不时地瞟一下几米开外的茅厕，娄祥最小的儿子还蹲在那儿，娄祥一边喝粥一边说，也没什么给他吃，哪来这么多屎尿？娄祥的女人却性急，在旁边跺着脚喊，你好没好，好没好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粘在那缸上！

娄祥一边喝粥一边推了女人一把，让孩子蹲吧，拉光了上路才痛快。娄祥毕竟是个闯过码头见过世面的人，牛车套好了，粮食和箱子都搬上了车，娄祥还慢吞吞地喝完了一大碗粥，吃饱了肚子娄祥才有力气维持村里混乱的秩序。

慌什么？你们慌什么？娄祥突然跳起来直奔娄福家的牛车，耳朵里长猪屎啦？告诉你们多少遍了，带上粮食就行了，牵那么多牲口干什么，就你们家有羊有猪？人家是来打仗，脑袋都拴在裤腰带上，谁稀罕你的猪你的羊？

娄福仍然将他的大黑猪往车上赶，谁稀罕？娄福气咻咻地说，就是不打仗，我家还少了好几头羊好几只鸡呢。

娄祥刚想骂什么，一转眼看见娄守义一家正喊着号子把他家的衣柜往牛车上搬，不怕把牛压坏啦？这帮人，耳朵都让猪屎堵住了！娄祥这回真着急了，他挥舞着手里的碗冲过来冲过去，手里拿着筷子朝这人捅一下，朝那人捅一下，都给我上车，马上走，再不走路上就碰到十三旅，十三旅见人就杀，你们要是不怕就别走啦！娄祥把手里的碗狠狠地砸碎，你们把房子也背上走吧，你们这帮猪脑子的东西！

正午之前最后一批村民离开了雀庄。村长娄祥坐在牛车上隐隐地听见县城方向的枪炮声，别慌，军队离我们还有三十里地呢，娄祥对他一家人说，我们去河西躲一躲，躲个十天半月的就回来了。怕什么呢？打仗可不像种田，稻子一季一季的都得插

秧，打仗总有打完的一天。人可不像稻子，割下来还能打谷留种，不管是十三旅还是三十旅，打仗就得死人，人死光了怎么办？仗就不打了，我们就回家啦。

牛车走得很慢，村长娄祥回头望了望雀庄的几十间房屋和几十棵杂树，突然觉得自己丢下了一件什么东西。没丢下什么东西？他问身旁的女人。女人说，把一筐白菜丢下了，你偏不让带。娄祥说，我不是说白菜。娄祥皱着眉头数了数他的一堆儿女，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，一共六个，一个也不少。这时候牛车经过村外的河滩地，娄祥看见河滩上的一群鸭子和一间草棚，倏地就想起了养鸭子的扁金。扁金呢，怎么没有捎上扁金？娄祥打了一下自己的额头，我让他们气晕了，怎么没有捎上扁金走？

娄祥要回去找扁金，被他女人拉住了。女人说，你以为扁金是傻子？人家早跑了，你没见他吧鸭子都丢下啦？就是傻子也知道躲打仗，没准他跑得比你快呢。

娄祥说，扁金满脑子全是猪屎，也差不多是个傻子，扁金没爹没娘的，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别人还不是说我这个村长么？娄祥说着就从屁股底下拿出铜锣，当当地用力敲了几下，一边敲一边朝前后左右喊着，扁金，扁金，谁看见扁金了？

娄福的儿子在前面说，前天还看见他爬在树上掏鸟窝呢，他不是掏鸟，掏鸟粪，扁金给他的鸭子喂鸟粪呢。

屁话，说了等于没说。娄祥又扯高嗓门喊了一遍，你们谁看见扁金了？

娄守义的女人在后面说，早晨看见他往河边去了，说是去找鸭子。

这种日子还在找鸭子？他是傻子你也是傻子，你就没告诉他打仗的事？

怎么没告诉他？他说他不怕打仗嘛，他说他后脑勺上也长眼睛嘛，他一定要找他的鸭子。

村长娄祥收起铜锣骂了一声，这个傻子，死了活该。娄祥放眼瞭望冬天的河滩地，视线所及尽是枯黄的芦苇杂草，椒河两岸一片死寂，远远的从河下游又传来了零星的枪声。这种日子谁还会满地找鸭子呢？娄祥想扁金看来真的是个傻子，扁金若是为了只鸭子挨了子弹，死了也是白死，那也怪不到他的头上啦。

原野上的风渐渐大了，风把淡黄色的阳光一点点地吹走，天空终于变成了铅色。快要下雪了。疏散的人们途经马桥镇时最初的雪珠泻落下来，不知从哪儿飘来布幔似的雾气，很快弥漫在马桥镇人家的青瓦白墙上。石子路上空无一人，只有一两只野狗在学校里狂吠着，很明显镇上的居民已经疏散走了。来自雀庄的牛车第一次畅通无阻地穿过这个小镇，这种情形也使雀庄人散漫的逃难变得紧迫了一些，村长娄祥不断地催促着他的村民，甩鞭呀，让你们的牛走快点，不想挨子弹就走快点吧！

牛车队路过昌记药铺的门口，许多人看见了一个扎着绿头巾的女孩。女孩大约有十二三岁的样子，绿头巾蒙住了大半个脸蛋，只露出一双漆黑的圆圆的眼睛，那双眼睛直视着雀庄疏散的人群，大胆而泼辣，她的寻寻觅觅的目光让人疑惑，她手里提着的两件东西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，许多人都看见了，女孩的一只手提着一只铁皮油桶，另一只手提着一条鱼。

你是谁家的孩子？跟家里人走散啦？娄祥勒住了牛车招呼药铺门口的女孩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傻站在这儿？上车来吧，你要是不想挨流弹就上车来吧。

女孩摇了摇头，她仍然倚在药铺的杉木门板上，但她的一只脚突然抬起来，脚掌反蹬着药铺的门板，开门，怎么不开门？女孩的声音听上去焦急而尖利，我要抓药，我娘的药呀！

镇上人早都走光了，你不知道要打仗吗？娄祥在牛车上喊，这种时候谁还到药铺来抓药，你脑子里长的是猪屎吗？没人在怎么开门？

你脑子里才长猪屎。女孩瞪了娄祥一眼，猛地转过身，用手里的铁皮油桶继续撞着药铺的门板，开门，快开开门，女孩的哭声突然惊雷似的钻进雀庄人的耳朵，女孩一边哭一边对着药铺门上的锁孔大声叫喊着，朱先生你不是人，你怎么不把药挂在门上？你吃了我家多少鱼呀，吃了鱼不给药，你就不是个人。

牛车上的人们一时都惊呆了，他们现在看清了女孩手里的那条鱼，娄祥的儿子大叫起来，是条大黑鱼。但娄祥转身就给了儿子一个巴掌，你管它是黑鱼白鱼？娄祥悻悻地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傻的女孩子，比扁金还傻，她要抓药就让她去抓药吧，我才不管这份闲事。

娄祥带着雀庄的牛车队继续赶路，空中的雪花已经像棉絮般的飘落下来，雪花其实不是花，它们湿湿地挂在人的棉帽和眉毛上，凝成冰凉的水滴，抹掉了又长出来。娄祥摘下头上的棉帽掸去上面的雪花，一转脸看见那个扎绿头巾的女孩追上来了。女孩追着 娄守义家的牛车跑，女孩跟娄守义的女人说着什么，娄祥听不清，后来他看见她站住了。她站住了，左手提着铁皮油桶，右手拎着那条鱼，娄祥看见漫天的雪花把那个小小的身影与雀庄的牛车隔绝开来，后来铁皮油桶和鱼都看不见了，只看见女孩的绿头巾在风雪中映出一点点绿色。

那女孩跟你说什么？娄祥问娄守义的女人。

她要用鱼跟我换灯油。娄守义的女人说，哪来的灯油呢，这种日子谁还顾上带灯油呢？

她要灯油干什么？娄祥嗤地笑了一声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傻的女孩子，灯油？要是挨了子弹白天黑夜还不是一样亮，要灯油干什么？你们说要了灯油干什么？

雀庄的人们在疏散途中愁眉苦脸，没有人乐于说那个陌生女孩的事情。现在他们的耳朵里灌满了风雪的沙沙之声，还有令人心焦的牛铃和车轴的鸣响，除此之外就是东南方向那种零乱的没

有节奏的枪炮声了。

谁都知道，战争中的人们想得最多的还是有关战争的事。

二

鹅毛大雪一朵一朵地落下来，椒河两岸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了。无论扁金怎么诅咒，大雪还是在扩张它刺眼的白色，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下来，扁金就更加找不到他的鸭子了，这种天气鸭子不肯下河，鸭子要是躲进芦苇丛里，那扁金就休想在天黑以前找到它们了。

丢了三只鸭子，不是丢了，是它们自己离群跑了。扁金手持鸭哨在河滩地上搜寻他的鸭子，手里的鸭哨扫遍了芦苇，干枯的苇絮飞扬起来，混在漫天飞雪里，落满扁金的肩头，但他却看不见三只走失的鸭子。该死的天公，让你下雪你不下，不让你下雪你偏偏下了。扁金诅咒着天公，忽然想起村里人说天公骂不得，谁骂天公谁就会让雷电劈掉半边脸，扁金有点后悔，就拧了把自己的嘴。扁金这么生气，不骂几声心里堵得发慌，后来他就开始骂他的三只走失的鸭子，贱货，不要脸的畜生，就你们长了两只脚，就你们会跑？扁金说，我不信抓不到你们，抓到你们谁也饶不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全扔开水锅里，烫你们的毛，吃你们的肉，谁也饶不了！

扁金沿着河滩地走出去大约半里地，没有看见一只鸭子的踪影，却看见漫天的雪越下越大，椒河在前面拐了个弯，河汊被折成一个弓形，扁金发现河汊边多长了半亩沙地，有一条捕鱼船泊靠在那里。扁金不是傻子，他知道每年冬天椒河水会瘦下去，瘦到河底就露出这片荒沙地了，但那只捕鱼船却来得奇怪，很少有人到这里来捕鱼的，椒河流到雀庄水里就只剩下些小鱼小虾了，

只够喂扁金的鸭群。扁金不喜欢在雀庄的地盘上看见捕鱼船，扁金觉得这条又破又旧的捕鱼船来得真是奇怪。

喂，看见鸭子了吗？扁金一边喊着一边朝捕鱼船走去，他用鸭哨捅了捅船篷，没听见任何回应。人上哪儿去了？让鱼虾吞到肚子里去了？扁金嘀咕着跳到船上去，船剧烈地摇晃起来，扁金就一把抱住了大橹。这是什么鬼船？晃得这么厉害。扁金好不容易站稳了，一转眼看见篷顶上站着两只鱼鹰，两只鱼鹰扑扇着翅膀，抖落了羽毛上的雪花，它们红色的明亮的眼睛充满威胁的意味，这让扁金有点惊慌，扁金说，你们盯着我干什么？想咬我呀？你们是什么鬼东西？这么黑这么难看。两只鱼鹰像人一样转了个身，扁金就拿着鸭哨在一只鱼鹰的脚上撩了一下，这是一次试探，那只鱼鹰却猛地张开双翅跳进了河水，紧接着另一只鱼鹰也跳下去了。扁金松了口气，他说，什么鬼东西，还想来咬我？

从船舱里突然传来了一种微弱的声音，好像是一个女人。扁金掀开草帘，舱内暗沉沉的，一股大蒜和鱼腥混合的气味扑鼻而来。扁金只能看见那个女人苍白的脸和蓬乱的头发，它们几乎埋在一堆破棉絮里。

别去惹我的鱼鹰，它们会咬人。女人说。

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清，扁金蹲在那里，但他的脑袋好奇地探进了舱内，扁金说，你快死了吗，你说话怎么像死人一样有气无力的？

别去惹鱼鹰，会咬人。女人说。

我没惹它们，是它们想惹我。扁金说，我才不会惹那两个鬼东西，我是来找鸭子的，喂，你看见我的鸭子了吗？

看不见了，我的眼睛坏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女人的声音听上去仍然很微弱。

你是个瞎子？吔，瞎子怎么还在河上捕鱼？扁金说，你是瞎子怎么把船摇到这里来的？这里要打仗啦，人都跑光了，你来干

什么？告诉你，人都长着眼睛子弹可不长眼睛，告诉你吧，我前几天去马桥镇卖鸭蛋，看着肉铺掌柜的女儿给流弹打死了，那女孩还在吃棒棒糖呢，一蹦一跳的，砰的一声就扑在地上了，那女孩嘴里还咬着棒棒糖呢。

船舱里的女人不再说话，女人不说话的时候喉咙里仍然发出一种声音，很浑浊的，像是在喘气也像是呜咽。

他们都跑光啦，吓得都尿了裤子。扁金说，告诉你吧，子弹不长眼睛，可我扁金后脑勺上也长眼睛，我才不会让子弹打到我头上。

船舱里的女人不再说话，她似乎是没有力气说话了。她没有力气说话，但扁金觉得她的喉咙像一架纺车纺出一种单调而固执的声音，碗儿……小……碗……碗儿。

你要一只碗？扁金说，你不要碗？我猜你也不要碗，没有吃的要碗干什么？不过人要是没有吃的迟早会饿死，我扁金却饿不死，没有米吃我就吃鸭蛋，扁金说到鸭蛋人便突然跳了起来，鸭子！我得去找鸭子了，我哪有闲工夫跟你说话呀？扁金说着急急忙忙地下了船，下了船回头一望，恰巧看见两只黑鱼鹰从水中钻出来，它们的嘴里各自咬住了一条小鱼。扁金顿时有一种愠意，他觉得它们抢走了鸭子的食物。你们是什么鬼东西？扁金挥起鸭哨朝它们打去，嘴里高声叫道，放下，放下，不准你们吃这里的鱼。

就在这时雪地里响起了一串细碎急促的脚步声，扁金看见一个扎绿头巾的女孩朝自己疯狂地奔来，女孩眼睛里的愤怒之光使扁金感到一丝紧张。你要干什么？扁金横过鸭哨杆挡住自己的身体，他说，我没干什么，你要干什么？

女孩像一头小母牛似的朝扁金撞过来，她挥起左手那条鱼打了扁金一下，又将右手的铁皮油桶砸向扁金。扁金慌忙之中用他的鸭哨杆挡了几下，听见极其清脆的噼啪一声，他的鸭哨被拦腰

截断了。

你疯啦？你是个傻子吗？扁金大叫起来，他说，你把我的鸭哨杆子弄断了，要你赔！

女孩拉住扁金的鸭哨不放，扁金以为她会骂人，但女孩只是用她的黑眼睛瞪着他。

你瞪着我干什么，想吃了我？扁金说。

女孩松开了手，但那只小手不依不饶，几乎是在眨眼之间，扁金脸上被她重重地掐了一把。

你掐我干什么？扁金说，你把我的鸭哨杆子弄断了，你要赔，赔不出来给我一条鱼也行。

女孩已经跳到了捕鱼船上，女孩一上船就呜呜的大哭起来，那种凄厉的突如其来的哭声同样让扁金觉得茫然。扁金凑近了船舱听那女孩的哭声，掐了我你还哭？你还占理啦？扁金嘀咕着，但女孩渐渐把扁金的心哭乱了，扁金摸不着头脑了，他说，哭什么呢？我不要吃你赔鸭哨了，我不要你的鱼了，你还哭什么呢？扁金又想会不会是舱里那个女人咽气了，他透过草帘子朝里面张望，看见那母女俩抱在一起，女人并没有死，她的脸色虽然比雪还要白，但她的嘴唇还在动呢。扁金摇着头说，人还活着嘛，又没死人，你哭什么呢？哭得人心里难受。

人与船都在雪中，大雪未有停歇的迹象，椒河上空的天色其实已经被大雪染得灰白不清了，扁金又想起了那三只走失的鸭子，于是对着捕鱼船喊，喂，那女孩，我说你别哭了，你看见我的鸭子了吗？

那女孩——扁金后来才知道那女孩就是小碗，原来碗儿是那女孩的名字。

三

大雪封门。大雪封住了一座空荡荡的村庄。从河滩通往娄氏祠堂的土路已经被积雪所覆盖，村里人抛下的几只鸡几只兔子都在圈栏里与柴草为伴，雪地上唯一的人迹是养鸭人扁金的脚印。

扁金的脚印杂乱地铺在许多人家的门前窗后，更多是嵌在人家的鸡窝或猪厩门口。两天来扁金一直在找那三只走失的鸭子，他想鸭子又不是麻雀，鸭子不会飞走的，它们能跑到哪里去呢？扁金的脚印有时一直踩到别人家的房顶上，偌大的村庄看不见一个人影，也就没有人来阻止扁金越轨的行为，假如现在娄福看见了扁金，他的鼻子一定会被气歪的，现在扁金就站在娄福家新盖的大瓦房顶上。

扁金手搭前额朝四周了望，到处都是白茫茫的，村里村外一片死寂。扁金知道一村人都跑光了，就剩下他一个。扁金想剩下他一个人才好，要不他怎么敢爬上娄福家的房顶呢？扁金听见娄福的新瓦在他脚底下咯吱咯吱的响，那是娄福家的新瓦，扁金一点也不心疼。他想起娄福平日挂着一只怀表在村里走来走去的样子，心里就很生气，娄福从来不理睬他，娄福的女人也总是斜着眼睛看他。娄福家有钱有地还有新瓦房，可他们就不如村长娄祥，村长还常常从自家地里挖几只红薯给他呢，娄福是未出五服的血亲，可他连一根针也舍不得送他。扁金突然压抑不住一股怒火，他走近烟囱，朝里面塞进去一片瓦，那片瓦片在烟囱里了，扁金想象着娄福家浓烟倒灌的景象，想象着娄福吹胡子瞪眼睛的样子，嘴里便咯咯的笑出了声。

椒河上游的那座岗楼是扁金无意中发现的，扁金并不知道那是战争的特殊建筑，他以为是砖窑，他想花村什么时候有了砖窑呢，他竟然一点也不知道。雪晴后的阳光非常刺眼，扁金的脑袋